

# 阅读

## 予曰有御侮 神农本姓姜

□ 陈清和

生活里没有书籍，就好像没有阳光；智慧中没有书籍，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。知识是人类进步的阶梯，阅读则是了解人生和获取知识的重要手段和最好途径。

第596期

## 老家味道

□ 阿 成

说到山东人在黑龙江，我曾经举过这样一个例子：一次朋友聚餐，每人报告自己的祖籍，想不到十个人当中居然有八位祖籍山东。不消说，每一个人都曾听过长辈、父辈讲过他们当年闯关东的故事。山东对他们来说，是一个久远不消的呼唤。那些来自山东家乡舌尖上的味道，更是每个人回山东必吃的美食。我亦然。

偶得空闲，决定回一趟山东老家。虽然是处理私事，但骨子里含着品尝老家美食的期盼。我心中的山东地方美食的首选是什么呢？一碗疙瘩汤。

人在山东龙口，手机查到一家店的疙瘩汤口碑不错，便沿着导航来到店里。第一印象是店面很不错，卡座，据说楼上还有单间。先是在其他客人的桌上巡视一遍，以便参考，再对着墙上的菜单细细琢磨。美食很多，只是眼睛大、肚子小，只能选自己最期待最想吃的菜品。一钵三鲜疙瘩汤，一份大饼加鲅鱼酱。事实证明，我的选择是明智的。

疙瘩汤上来了。卖相真是不错。疙瘩汤是用一个“青如天，明如镜”的大瓷钵盛着的，洁净，讲究，颇有品位。最让人赏心悦目的是呈奶白色的疙瘩汤，小如珍珠的面疙瘩呈淡黄色。汤里的鸡蛋花，薄薄的，嫩嫩的，很爽眼。服务员介绍，这款海鲜疙瘩汤里有大虾、瑶柱等配料。一勺入口，端的不错，竟欲罢不能，连喝了五小碗。其实，在落座之前，我心里是有些没底的。前几年我来龙口出差，点了一次疙瘩汤。那家饭店店面很讲究，上来的疙瘩汤却让人大失所望。哪有疙瘩呀？全都是汤。转念一想，出门在外，一切顺其自然，汤就汤吧，但这家店是不会再来了。有了如此经历，这一次进这家新的饭店时，内心难免忐忑。所幸，这一份热乎又醇美的疙瘩汤，没有让我失望。

香喷喷的大饼和鲅鱼酱上来了。山东人做面食是一绝。筋道的饼嚼在嘴里，面香让人陶醉。这应当是蘸鲅鱼酱吃的，但这是我离开山东老家的时间太久了，对海鲜酱的味道有些陌生，在黑龙江吃得更多的还是农家大酱。饼卷大葱，卷白菜、生菜、红辣椒，所谓“卷一切”，再抹上大酱那样吃。那吃相真个是大快朵颐、气吞山河。饱餐之后，去拉车，去开荒，仿佛有使不完的力气。

这一餐，吃得满足，吃得愉快，可以慰藉乡愁。从饭店出来，正赶上龙口突降暴雨。暴风雨中的渤海，瑰丽、壮观，在雷鸣电闪的衬托之下，汹涌澎湃，其势不可挡，并发出了巨大的轰鸣声——哦，这就是我可爱的老家。

(摘自2024年7月24日《人民日报》)

## 不难过

□ 徐九宁

儿子的同学周末常来我家玩。有次我问他：“初中科目多，学习压力大，你快乐吗？”他想了想说：“不那么快乐，但我不难过。”

我问他：“何为不那么快乐也不难过？”他说，就是心情一般。“我的成绩在班上处于中等，不像那些成绩好的学生，考得差一些，心里就一直很难过，非要下次考试赢回来。我也不像那些成绩靠后的学生，天天都愁眉苦脸。”

听了他的解释，我既惊讶又佩服，没想到他居然能这么想。快乐确实不容易，尤其是天天快乐，因为没有那么多值得快乐的事，不可能凭空快乐。比快乐更容易实现的是不难过。遇到糟心的事、不公的事，都不过放在心上。

不难过，就是看淡一切不如意，不患得患失，不以物喜不以己悲。不难过的人，不一定能成大事，但一定能情绪稳定，而情绪稳定本身就是一种成功。

(摘自2024年5月2日《今晚报》)

(●图片来自网络)



## 野雀记

□ 南泽仁

周末闭门在家，听到院坝传来很多人的说话声。

我从窗口望去，见院中搭起了一排蓝布帐篷，才知道有人离世了。抬头看天，布满了厚厚的阴云。

煮了一杯普洱熟茶，点燃铜手炉里的甘草，白色烟纹袅袅而起时，启动电脑建立一个新的文档，指尖在键盘上起落。短一点的是日札，稍长的是描绘牧人新图景的散文，写得细腻时便成了虚实相生的小说篇章。我不拘泥于文体，以自由而节制的方式表达，心中自会升起日月光华。

良久没有听到鸟鸣声，才想起忘记投食了。我取来粮食口袋，沿着窗台细细播撒小黄米。再去望院中那几棵藏杏树，满树的雀鸟如果实般安谧，似也知道死亡是一件庄重肃穆的事情。这让我想到了人，他们有时候并不能做到这般得体，于是，我对这群有灵性的野雀生发了庄敬之情。

重返书桌，继续创作，在凝神思索中，下意识地抬头望向窗沿，十几只野雀排成整齐的一列，啄食小米。那轻盈细碎的声响，恰如一场悄无声息的春雨。

七月的几晚，雷雨交加，瓢泼如注。临河的人都能听到凶猛的水势冲击着河石，发出轰隆隆的滚动声。

清晨醒来，天已放晴。窗外是一片绿茵茵、湿漉漉的景象。我照例开窗，播撒几捧小黄米在窗沿，像洒下一道阳光。

阳台上种着七八九种兰草。花市买的兰花已开谢，山谷野生的才刚打花苞，弥散着若有若无的幽香。野雀们一边啄食一边观赏着阳台上的花树风景。大棵的绿植围绕着一张长木桌蓊郁地生长，有枝条伸向屋檐。我低头浇灌其中一棵时，头顶传来一声低沉的鸟鸣。抬头便见一只野雀用细小的爪子紧抓着树枝。我离它那么近，却没有惊飞它。它是干渴了吗？我拿出一只盘盖，盛了清水放在花根处，对它指了指清水。它缩着头，眼睛黑亮，在左右张望。

我没有关窗，想着它解渴后会自行飞离。傍晚回家，进门看到敞开的窗户，才想起那只野雀。忙去查看，绿植上不见野雀，那只盘盖也没有野雀饮水、梳理过的痕迹。再望窗外一排藏杏树，密密的叶片间传来阵阵鸟鸣，我心里为它的回归感到宽慰。

陡然间，看见那只野雀竟瑟缩在树根下，它动了动，如此微弱，莫不是被昨夜的那场大雨淋感冒了？我没有喂养鸟类的经验，只能让它在绿植下歇息。如果今夜再有风雨，它至少有个遮蔽处。临睡前，我关了半扇窗，不出声地站在阳台边看着野雀，它依旧缩着头，看上去变得更小了，像树根下的那些旧年枯叶一样静寂。

我带着对野雀的牵挂，渐渐沉入睡眠。不久，我就听到雨水如急促的鼓点，重重地敲打在窗外的树叶和青草上。

第二天一早，我匆忙披衣来到阳台，去看那只野雀。它侧躺在树根下，伸出头，微微地闭着眼睛，细小的爪子里紧抓着半张枯叶。我用手指轻拂过它额上的羽毛，触感僵硬，我感到自己的心在发紧，一股难以名状的悲伤从胸口往上涌。我席地而坐，面对着这已经离开世间的小生命，竟不知该如何是好。我在懵懂的年岁里，目睹了祖父、祖母和父亲相继离世。我捧着他们逐渐变冷的双手放在我的左脸颊，又放在右脸颊，也不能让他们温暖起来。我一遍遍地垂泪，无助地目送族人们为他们举行传统的安息仪式。

谁又能知道呢？此时，我的脑海里浮现出来与之相近的人，是在深山古寺洒扫的老者闻喜。

去年冬天，我徒步进入尼乃山谷，在一处陡峭的山崖下，我发现了一座古寺，还有一方宽敞的院子。我听到一阵优美的鹿鸣声，推开院门，看见一位头发花白、骨骼清俊的老者，他正在用炒熟的青稞喂养一群鹿、两只鹤，还有来回飞旋的鸟群。不时有鸟儿飞落到他的肩上，拍打着翅膀。他微笑着，早已当作平常。

我在院中歇脚，听闻喜说，大雪天里，总有小动物来院中觅食，有的会停留几日，与他作伴。闻喜说话的声音温和平淡，深邃的目光默默地看顾着院中的动物，恍如在拂拭它们的毛发，并与它们轻声对话。离开时，我存下了闻喜的电话号码。心想，下一个冬天来临的时候，我会带些果子去古寺喂食小动物们，或者在电话里提早问起闻喜，古寺小院里又来了哪些小动物，它们停留了几天……我拨通闻喜的电话，向他讲述了眼前这只野雀的经历。闻喜用柔慈的声音说：“谢谢你，让它在没有风雨的树根下安然离世。现在请把它拾起来，放归在洁净的山林里，在它的身上撒几粒米粒，然后不回头地离开。”

我照做了。

心里念念古寺中的闻喜，他能像一只野雀一样，表达身后的心愿。

(摘自《美文》2025年8期)